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七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道學 宋九之一

周敦頤

程顥

父珦

程頤

侯師聖

胡瑗

劉絢

李頴

朱光庭

父景

謝良佐

游酢

兄醇

張繹

尹焞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熊定

劉勉之

劉子翬

胡憲

魏掇之

林光朝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初名敦實避諱改天資英睿聞道甚早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世以爲知言敦頤嘗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伊尹顏淵大賢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不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論作聖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論處已曰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論文學曰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論天下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財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作太極圖易通妙契千百年以來不傳之遺旨上以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道統之緒下以啓發後來諸學者河南程頤使

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淵源于此。河東人侯師聖學于二程。未悟。令訪敦頤。留對榻三日。還自謂有得。曰：如見天之廣大。頤亦驚異。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如此。初以母舅鄭向蔭補分寧簿。滯訟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王達欲深治之。敦頤力爭不聽。乃委手板出。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悟。囚得免。遷桂陽令。治績尤著。徙知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慰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惱惱焉。恒以污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通判處州。知郴州。趙抃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煩勞。雖瘴且遠。按察必至。尋有疾。求郡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淦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

稱爲濂溪先生卒年五十七嘉定十三年賜諡元公紹定末李心傳乞以敦頤司馬光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七人列於從祀淳祐元年詔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黻黻官至寶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高祖羽曾祖希振祖道皆葬河南遂君之父珣字伯溫由黃陂尉知龔州擢守廣漢見成都隱君子治篋種桶爲業就視所挾冊乃易也欲擬議致詰篋者先日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發問曰二陽皆失位珣渙然若有所省後累轉中大夫致仕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顥資稟純粹渾然天成加以克養有道年十五六卽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反求諸身而自得之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欲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

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驚高遠卒無
成功故著論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
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卑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累
數百言皆深闢二氏之學又與張載論定性書語備載弘道錄登進士
調上元簿遷晉城令熙寧初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改監察御
史襄行神宗數知其名數召見曰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
報正午始趨出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寧慾求賢育材爲
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
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政更張庶事中外不以爲便頗
被旨赴都堂議事值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頗徐進曰天下事非
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願一語不
及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
弘簡錄

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乎？正使微俸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罷言職，嘗言新法之害，吾黨不能以至誠感動上意，適以激成之耳。安石敬其忠信，不深譴，但出提點京西刑獄，固辭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薦以爲己所不如，願爲政治，惡以寬慮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程昉治河取漚卒八百，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願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漚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願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曹村埽決，願謂郡守劉渙曰：曹村

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盡以廟卒見付渙
從之顛躬至決所激論士卒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
岸並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敘伐闕特遷太常
丞帝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元豐初名判武學以
李定論罷歸哲宗名爲宗正丞未行卒年五十四文彥博采衆
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爲之序天下後世識與不識皆以
斯名爲稱情嘉定十三年賜諡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
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天性嚴毅由踐履中入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
習不能蔽也年十四五便銳然欲學聖人十八上書闕下願天
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頤子所好何學
因著論畧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善學者必先明諸心知所往

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始以信道篤則行之果而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顛沛必由於是居之以安久而弗失則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請事斯語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後人不達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其爲學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與顏子所好者大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卽處以學職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元祐初司馬光呂公著疏其行義謂願言必忠信動遵禮法有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具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哲宗授以西京國子教授尋召爲秘書郎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善教其子弟亦必延名德之

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可不慎哉。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復留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既久，必能養成聖德。願每進講容色甚莊，繼以諷諫。見上折柳戒日，方春草木發生，不當損其生意。又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進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會冬至，上未除喪，百官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張宴，開樂。願言當因事張樂，乃可。若特設宴是喜之也，詔皆從之。帝累日因瘡疹不御，邇英。願詣宰相問安否。曰：「主上有疾，大臣可不知乎？」若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願與蘇軾議論，素不合。會願門人賈易朱光庭合攻軾，胡宗愈願臨又詆願，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

子監久之加直秘閣董敦逸復據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卽日迫遣之贖以百金不受徽宗初徙峽州俄復其官自以首被大恩不供職何以仰承德意遂受一月之俸致仕復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涪人祠之於北巖天下皆稱伊川先生紹興初贈直龍圖錄其孫易爲分寧令嘉定十三年賜諡正公寶慶初錄四世孫爲籍田令淳祐初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其學本於至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準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爲儒者惟綴緝聖人遺書傳之後世庶幾功業有補所著易春秋傳至今宗之

侯師聖字仲良卽其母舅華陰侯無可之孫卒業其門後居三川多識賢公卿大夫而熟觀兩先生之德行安心羈苦守節不移至於講論經術通貫不窮商畧時事纖微必察有論語說及雅言一篇

胡瑗字翼之海陵人專精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未嘗求仕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因范仲淹薦以白衣對崇政殿授校書郎與鎮東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鍾磬各一篋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籥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仲淹經畧陝西辟爲丹州推官移保寧改湖州教授瑗教人有法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游者嘗數百人是時方尚

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科條纖悉備具。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慶曆中。召兼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朝議下湖州。取其教法。著爲令。後爲太子中舍。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鍾。律。驛名瑗。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秘閣。命兼太常主簿。亦辭。歲餘。授國子直講。既居太學。其徒益衆。齋舍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第于十常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同。皆知所從。游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乞骸歸。老諸生與朝士祖饒東門外。時以爲榮。卒。詔賻其家。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祖舜卿爲虞部郎中。家河南。父師旦。

朝啟大夫絢生質明粹天性孝友長而溫恭自製此時已有老成器結髮卽事二程先生外雖溫然可親遇事剛毅自立其質之美而學之力也如此以蔭補壽安簿遷長子令富弼見其治行嘆曰真縣令也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除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子伯順

李顛字端伯洛陽人資識穎悟宵次閱肆開發與人交洞見胷臆其遇事如控六轡逐水曲舞交衢屈折如意二程氏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顛有力焉登進士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嘗記二程語一編號師說朱子愛其書謂顛所造尤深所得尤粹云先程子卒

朱光庭字公掞偃師人父景字伯晦第進士朝榮澤簿知沂源縣發廩振給多所全活歷汝壽二州築外郭以環居民公私稱

使終光祿卿年七十一光庭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少從孫復學
春秋見二程於洛服膺其訓造次不忘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
門誠意正心爲入德之方辭父蔭登嘉祐進士調萬年簿歷修
武桓曲縣令曾孝寬薦於神宗名見問欲再舉安南之師何如
并庭對曰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益於治又問有所
問乎對曰陛下更張法度臣下奉行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
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受福矣除簽書河陽判官從呂大防於
長安朝廷五路討西夏雍爲都會事倚以辨調發期會非肯不
從使者怒求免大防爲之解元祐初司馬光薦爲左正言新法
之罷多所論列山陵使蔡確先靈駕而行光庭劾其不敬并言
章惇欺罔肆辨韓縝挾邪冒寵太后嘉其守正令盡言毋有所
避遷左司諫與蘇軾不合奏軾發策試館職不當以媮刻二字

加於仁祖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爲之善志太后謂詳覽文意是指今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而言非所以諷祖宗也乃止河北饑持節行視發廩振民饑者病以兵儲耗竭改左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拜侍御史論蔡確怨謗轉右諫議大夫給事中乞外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召還復爲給事封還劉摯罷相麻制仍落職守亳歲餘徙潞州隣境饑日爲糜以食流民常至暮不暇自食遂感疾猶力出視事因禱兩拜不能興卒年五十八光庭天性純孝丁內外艱廬墓哀毀事叔父如父教諸弟以孝弟後入黨禁胡安國嘗稱公揆與張天祺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者矣徽宗立復其官子純之假承務郎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號程門四先生登進士爲應城令胡安國提舉湖南學事行部至應城從良佐質

疑訪道禮之甚恭每良佐入謁安固必端笏正立目送之徽宗
初官京師名對忤旨謫監西京竹木場朱震來謁請教曰好待
與賢說一部論語震念日刻如此何由盡其講說已而舉子見
齊衰者及師見見二章言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應唯退
退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其善啓發人類如此餘
言載弘道錄不具述後以飛語坐繫詔獄祓官卒有所著論語
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自幼不羣讀書過目成誦比壯益自力不
爲世儒之習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
所交皆天下豪雋時程顥知扶溝偕頤方倡道學設庠序聚邑
人子弟教之名酢職學事欣然從之得其微言登元豐進士調
蕭山尉以薦入爲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范純

仁守穎昌辟爲府教授歷齊泉二州判官徽宗召爲監察御史
累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七子搗搥揀搥損搥拂
其蔽官遇僚吏有恩人樂於自盡無敢慢令者惡政在民戴之
如父母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頤嘗對楊時稱酢德器粹然問
學日進政事亦絕人朱子言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流風餘
韻足以師世範俗有中庸易說詩二南義語孟雉解職于家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猶未知學備力于市間
邑官傳呼聲心慕之遂發憤從學初執業艱苦教者憐其志頗
勸勉之旋以文名一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適程頤歸自洛時
繹年已三十乃往受業頤一見卽以穎悟喜之妻以族女與尹
焯友善頤嘗言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焯也又言焯也魯繹也
俊持守恐不及耳嘗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

然有得曰人能守此則無不可爲之事矣又爲座右銘以自警
大觀中新學日興言者誣頤倡爲異端焯與釋每左右之後不
仕而卒識者頗惜其早世云

尹焯字彥明源之孫虞部員外郎林之子自少師事程頤嘗教
焯敬以直內退而未達復請益頤曰主一便是敬言敬有甚形
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
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若用此理身體而力行之則百事
不敢輕爲一毫不敢妄作至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阻當更無
計較也其篤實守道如此願投聚徒洛中士大夫皆宗仰之靖
康元年种師道薦其學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
靖處士以歸明年金人陷洛闕門被害焯廬山谷中得免劉豫
以禮聘又恐之以兵焯不從遂自商州奔蜀得頤易傳十卦於

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遂止於涪涪
頤讀易地也紹興五年侍讀范冲舉以自代授左宣教郎克崇
政殿說書以疾辭遣漕臣至涪敦遣六年始就道祭頤而後行
至九江問司諫陳公輔復疏攻頤焯奏臣師頤垂二十年學之
既專信之甚篤今使濫列經筵其所敷釋不過問於師者設欲
舍其所學是欺君父遂留不進宰相張浚上章薦焯令江州守
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嘉曰焯可謂恬退矣轉秘書郎
趣起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上語執政劉大中曰焯所學淵源
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直微猷閣
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翊善朱震疾亟薦自代趙鼎亦言可以
繼震上曰聞其微賸恐放兒費力爾進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
幾權禮部侍郎兼侍讀奏檜議和焯疏言本朝逾金之禍亘古

未聞尚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徽宗寧德凶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忘不共戴天之讐。欲與之和。臣竊痛之。又貽檜書。言和議一成。則彼日益強。我日益息。侵尋腹削。天下有分崩離析之憂。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幸甚。疏與書皆不報。焯固辭新命。改徽猷閣待制。復奉萬壽觀祠。又辭有五當去。無一可留之理。以提舉太平觀致仕。卒年七十二。是時學于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其莊敬仁實質直弘毅。不欺暗室於聖人六經之旨耳。願心得如出諸己者。蓋鮮故。頤嘗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自少穎異及長天資爽曠不爲崖異夸絕
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
成人事繼母尤謹登熙寧進士調汀州司戶不赴住師程頤及
歸頤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頤卒時設位哭之寢門以訃告同學
者後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
立不去頤旣覺門外雪深一尺矣時嘗疑張載西銘近於兼愛
與二程往覆辨論卒聞理一分殊之說杜門力學者十年始出
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諫官張舜民
薦除荆州教授浮沉祿仕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公卿大夫皆
尊信之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往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宣和五
年蔡京因傅國華薦召赴都堂審察以足疾辭六年再召爲秘
書郎詔旨敦迫旣至遷著作郎面對奏曰堯舜允執厥中成湯

執中先朝熙寧紹聖崇寧皆反之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
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一趨於中
而已朝廷方圖燕雲時疏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固根本
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
爲阻衛人懷異志一有緩急禁軍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時因
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又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
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金人入攻時
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聳動觀聽漢之
汲黯其才未必能過公孫弘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
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
害之地并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
哉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迫襲使之腹背受敵可以制勝且謂

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方田免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亟宜去此三者。又上言今勤王兵四集而不立統帥雖李郭以九節度之師不免敗衄况諸路烏合之衆哉。至如童貫等死有餘辜朝廷置而不問比開防城仍用閩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入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極言三鎮不可割欽宗立復抗疏言金人駐蹕相破大名越數千里犯人國都此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反割三十州之地與之是助寇自攻也。又問挾肅王以去此敗盟之大者宜以爲問責其負約又姚古救太原擁兵不進疏請誅之皆不報會太學生伏闕訟李綱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紛紛忠於朝

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上曰無
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蔡京人所切齒而論京罪者
莫知其所本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
推尊無所不至今日之禍安石實啓之當時司馬光嘗言其害
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已大驗其著爲邪說故壞學者心術以
塗其耳目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
露臺事安石乃言陛下能行堯舜之道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
過其後遂有愿奉石花之事又鳧鷖詩末章所言本謂能持盈
守成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安石倡爲異說以啓人主侈心
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
孰弊弊然以愛爲事其邪說流禍至於今日伏望追奪王爵明
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詔從之又言近日復元祐黨籍未及呂

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言官未及鄒浩皆得次第牽復又著三經義辨請毀三經板時士子獵取科第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議論紛然諫官馮澥上疏力詆時遂乞罷諫省除徽猷閣直學士改待制提舉崇福宮高宗卽位名爲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尋兼侍讀三疏乞修建炎會計錄并恤勤王之兵及寬假言者巧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致仕卒年八十三諡文靖時德器早成淵源有自其推本孟氏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渡江以來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晚居諫省僅九十日闔王氏排和議其功甚大或者以不屑去疑之蓋淺之也子五人迪力學通經亦嘗師顏最知名

羅從彥字仲素羅源人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從彥幼穎悟

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嚴毅清苦篤志求道徒步往從楊時授業見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嘗講易至乾九四爻告以曩聞伊川說甚善從彥卽裹糧走洛見而問之頤反覆以告亦不外是乃歸卒業盡得不傳之秘時嘗語以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
知學成要何用此須是著力來實見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怨怒不爲非義之事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且如東漢處士名節有聞者多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相似以彼於道初未有聞故也方今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又嘗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蓋其所得

者如此時之壻沙縣陳淵嘗請之必竟日乃返語人曰自吾交
仲素日聞所不聞其與學清節真南州冠冕旣而築室羅浮山
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以體驗天地萬物之理間謁時將樂溪
上吟咏而歸克然自得著遵堯錄述祖宗以來宏規懿範及名
臣碩輔論建謨畫下至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撤
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其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
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
澤最厚莫若堯舜苟爲可恃必傳其子文武成康法度至明向
使子孫世守其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治
蓋君子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
則天下亂蓋小人惟效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
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傷元氣則寒

暑易侵木傷蠹蝕。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盧杞之姦。則外必有祿山。朱泚之亂。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上世人才。惟能如是。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常。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董仲舒。公孫弘。倡言經術。唐韓愈。柳宗元。誇尚古文。二者漸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其議論醇正。類此。晚始就特科。授博羅主簿。卒於官。年六十四。世稱豫章先生。淳祐間。諡文質。一子敦敘。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曾祖幹。屯田郎中。祖纁。朝散大夫。父漁。朝奉郎。侗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及長。孝友謹篤。遊黌校。有聲聞。羅從彥得河洛之學。以書謁之。畧曰。道可以治心。猶食可以克飽。衣可以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謀之。造次顛沛。

其心嘗在於衣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侗不自量
知真儒有作誠存愛慕心甚口體今生二十四歲茫乎未知所
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
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克而智巧襲朝夕恐懼不啻於饑寒切身
急求克儉禦寒之具也從遊累年從彥投以春秋中庸語孟之
說嘗令侗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
之於天下之理曲折萬變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
亟稱許焉侗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能得其懼心
閉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姻戚或貧艱於婚
嫁爲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宴如也接後學隨其淺
深必語以反身自得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
體認天理若得自然發見雖有私欲之心亦退聽矣又曰學者

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釋處雖以孔門諸子交相切磨日用之
間觀感而化多矣至於融釋脫落處恐非言說所及又曰讀書
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迺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
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又曰講學切在深潛慎密然後氣味
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而不察其分之殊此所以流於疑似
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每誦黃庭堅稱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
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
事廓然義理少進其語中庸一篇指要在中者天下之大本必
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卓爾之歎然後擴克而往無所
不通庶可以言中庸矣春秋所難言者乃是一事各發明一例
如觀山涉水跬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常人之心初未
到聖人灑然處豈皆能無失耶其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焉

國論事感激謂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立見敗亡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朱熹父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之沙縣鄧迪每言愿中如冰壺秋月澄徹無瑕松歎以爲知言熹自同安歸不遠數百里往從學焉子友直信甫皆登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園帥汪應辰來迎因往見之至日疾作遂卒年七十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提刑以特立不容於朝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佛後學易于郭義氏郭氏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蓋象數之學也定後至京聞程頤講道于洛特潔衣往見盡棄其學而學焉得聞精義造詣深至浩然而歸適頤貶涪陵相與游泳北山之巖涪人名之曰讀易巖

靖康初呂好問薦于欽宗名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卽位右丞許翰又薦時定在汴詔宗澤津遣至維揚寓舍寡甚與中貴人隣餽以衣食不受潛委金去定袖而歸之其操守自立類此上將擢用會金兵至不果定復歸蜀愛青城大峽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敬禮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指所居曰譙巖卒之日有繪像祀之者後以易學授劉勉之胡憲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與胡憲同鄉舉入太學自蔡京後伊洛之書不傳有求得之者每深夜伺同舍生皆寐偕憲潛抄而默誦之已而厥科舉業歸見楊時講學卽近郊結草爲堂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劉子翬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呂本中疏其行義志業特名詣闕奏檜

慮其持正論不肯引見但令策試後省勉之知時不合卽謝病歸杜門不復出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開說聖賢教學之門前言往行之懿所居白水鄉人稱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焉卒年五十九生平篤於友義不妄取與婦家富無子謀歸其貲不受令界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屬以後事爲經理其家誨其子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也

劉子鞏字彥冲幹仲子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屬痛父死幾不能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犯閩境與郡將張當世畫計備禦賊不敢犯以執喪致廢疾不堪吏事辭歸武夷山間走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口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姪珙英敏嗜學教之不懈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朱松且死以子熹托之毋相見講學之外並

無雜言其期以任重致遠者惟熹而已少喜佛歸而讀易渙然有得以爲學易莫先於復而初九乃其工夫之要熹嘗請益卽告以不遠復三言仰佩之終身乃已所得者一日感微疾謁家廟泣別其母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已所葬處并處親戚孤弱之無告者訓學徒修身求道凡數百言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胡憲字原仲安國從子幼卽從安國學後遊京師得伊洛之傳朱熹父松屬熹令受學事之甚久賢士大夫高仰其操折彥質范冲朱震劉子羽呂祉呂本中共疏憲行義上特名之辭以母老及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得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復不屈太守魏矼遣諸生致詔書且札陳大義開譬甚力不得已就職時郡人程元以篤行稱其何以廉節著皆迎

致俾參學政其徒大化凡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求監南嶽廟久之起爲福建安撫司屬官撫帥張宗元嚴禁私鹽雖銖兩亦重坐愆因告以爲政大體宗元不悅力請祠當察檜專權諸賢零落遂不復出檜死名爲大理司直至秘書正字奏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元臣宿將非張浚劉錡莫能當之兩人方爲積毀所傷未敢顯言其常用者憲獨言之供職僅半載卽奉祠歸卒年七十七學者稱爲緒溪先生

魏揆之字子實建陽人幼有大志嘗師胡憲登鄉舉禮部不第遂不復出築室讀書榜以艮齋自稱艮齋先生汪應辰薦其賢乾道中詔舉遺逸刺史芮晔復表其行誼召之揆之力辭陳俊卿雅知揆之招致甚力乃以布衣陳當時之務勸上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

先時學官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揆之至卽增葺學舍日進而
教誨之人咸感勵未半歲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
頤不報又請罷詞賦空言取人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
習世務亦不報喟然嘆曰上恩深如此而吾德學不足以感悟
聖意遂丐去會倖臣會覲名還復累疏諫遺書陳俊卿責其不
能抹止語甚切至罷爲台州教授覲至國門外已久住于龍山
伺揆之去乃敢入旣歸日君良齋條理舊聞以求其所未至平
居謹喪祭重禮法有從父客于南掖之千里迎養旣死葬之如
禮仍字其孤建俗多生于不舉揆之爲文以戒全活者衆有不
葬親者爲白于官與之期約貧者周之無後者掩之遇歲饑爲
粥以伺依古法夏貸冬取自此諸鄉始立社會與人交嘉其善
而抹其失接後進以禮苟有寸長必推挽而成就之惟昔其或

近於名病革毋視之尚不巾不見戒其子勿以僧巫俗禮況我素與朱熹遊名至委以後事而卒年五十八贈宣徽郎直秘閣平日趣向與熹相同乾道中熹被名將行間換之去國乃止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自少聞吳中陸子正學於尹焯因往從之由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南渡後始倡伊洛之學於東南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本體全於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已涉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隆興元年年五十始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戶參軍與劉朔咸以名儒薦對論龍大淵曾覲罪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大臣復薦名試館職爲秘書正字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歷著作佐郎禮部郎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因不往賀樞密張說出爲廣西提點刑獄

移廣東荆湘茶寇爲亂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光朝乃自將
郡兵檄摧鋒統制路海鈐轄黃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徙轉運
副使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驚懼宵遁帝聞喜其儒
生知兵加直寶謨閣名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駕幸國子
監命光朝講中府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人封還曾
覲所薦謝廓然內批改工部侍郎不拜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
州士論大服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

冊曰有宋道學肇自元公曰純曰正龍德之中有開有繼
人關其風於千萬年仰止日崇

弘簡錄卷一百七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道學 宋九之二

張載 弟茂 蘓炳

呂大鈞

弟大臨 邵雍

子伯溫 李之才

劉義叟附

朱熹

父松

呂祖謙

林之奇

陳亮

張載字子厚先世家大梁祖復真宗朝之給事中集賢學士父
迪仁宗朝爲殿中丞知涪州早卒遂不能歸僑寓鳳翔郿縣橫
渠嶺之南載自幼志節不羣孤獨立無所不學兼喜談兵廉
定間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爲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
欲成就之誓曰名教中自有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以
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知無所得乃反而求之六經嘗於京

師坐虎皮講易聽從者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有得。語人曰。此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往師之。翌日命撤坐。輟講。益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既罷。油然而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盡棄異學。淳如也。嘗曰。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既使人有知。則必有復明之理。其以道自任如此。登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政。每月召名鄉里高年。會于庭。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問民疾苦。及調。求子弟。呂公著薦于神宗。召見。訪問治道。對曰。爲政必法三代。不然終小道也。授崇文院校書。安石又問新政。告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追琢玉則宜。有不愛命者。安石默然。遂引疾歸。屏居南山下。敝衣蔬食。危坐一室。左圖右書。俯

讀仰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記其志。道精思未始
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與諸生講學務先以禮。每告以知禮
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必求如聖人而後已。自秦漢以來。學者大
弊在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呂大防薦其善
發明聖人之遺旨。始終論治。皆可復古。宜選其舊職以備咨訪。
乃詔知太常禮院。又與有司議禮不合。仍引歸中道。疾甚沐浴
更衣而卒。年五十八。學士許將乞加贈卹。詔賜一子館職。生平
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師法。黜
惟妄。辨鬼神。婚喪葬祭。皆有帝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嘗講上古
井田之制。欲買田一區。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賦役。退與其徒
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以及學校之法。皆條理成書。使
可舉而措諸事業。世稱爲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至今尊之。

嘉定十三年賜諡明公淳祐元年封郡伯從祀孔子廟庭 弟
戩字天祺登進士調閩鄉簿知金堂縣誠心愛民養老恤窮勸
以孝弟人化其德有小善皆籍記之所至獄訟日少熙寧初爲
監察御史裏行論新政言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
韓絳左右徇從李定邪諂詭隨芽蘖漸盛呂惠卿刻薄辨給假
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誨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王安
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笑公者不
少矣遂稱病待罪出知公安徙監司竹監既至舉家日食不敢
用笋其介德如此年四十七卒于官

蘓炳字季明武功人素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
從張載學最久釐其文爲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秦中賢士六
夫多稱之後見二程復師事以卒其業元祐末呂大中以布衣

薦爲太常博士元符中炳上書言事得罪入黨籍邪等編管饒州退洛館于尹焯之家願訪焉問當初上書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炳曰爲國家計耳忻然赴貶所尋卒

呂大鈞字和叔大防之弟登進士乙科與張載同年時正學廢絕自載倡之後進蔽於俗尙無有和者大鈞獨心悅誠服執弟子之禮扣請日無厭倦久乃益親其學以誠明爲本禮樂爲用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初授秦州司理改光祿寺丞知三原縣因父賁知果州乞代入蜀移知巴西縣賁致仕大鈞亦移疾不行韓絳曾公亮辟薦皆不赴居父憂一倣古禮不混習俗遠近之人習而安之服除不復有仕進意久乃起爲諸王府教授大防知永興大鈞求監鳳翔船務改宣義郎种諤伐西夏運使李稷檄大鈞爲從事餽餉不繼諤將斬稷大鈞見諤以大義誚讓

之謬爲之屈未幾道得疾卒年五十二子義山傳其父學第
大臨字與叔共事張載固守其學閑居必儼然危坐所養深潛
縝密博極羣書言論如不出諸口其行以聖賢爲法臨政愛民
文章幾及古人薄不肯爲載卒東見二程卒業焉初以門蔭入
仕復登科甲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祕書正字嘗論選舉曰古
之選士以長育人才惟恐士之不多今之舉選以拔擢爲恩惟
恐士之不寡古以禮聘士故常恐其不至今以法待士故常患
其爭趨願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育才進藝定貢法以
取賢興他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漸
復古識者趨之范祖禹薦其篤信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
未及用而卒所著有易詩禮中庸說行世子一省山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幼從父古徙共城布裘蔬食躬爨以

養年三十始至洛父喪哀毀盡禮葬父伊水上遂家河南雍英
資天挺慨慷有大志始學於蕪門山百源之上堅苦刻厲

熾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

未及四方乃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來

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得北海李之才之傳探賾索隱妙悟

神契常著論曰先天之學心法也萬化萬事何莫不由心生心

者理與數之會也吾觀天地間動者爲天。天有陰陽。其中又分

太少二者。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是爲天之

四象。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四者天之所變也。暑變物

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之所以感於

天之變也。靜者爲地。地有剛柔。其中又分太少二者。太柔爲水

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是爲地之四象。水爲雨。火爲風

土爲露。石爲雷。四者地之所化也。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
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之所以應於地之化也。自此而性
情形體參伍錯綜。此天地變化而生萬物也。萬物感於天之變
性者。善口。情者善耳。形者善鼻。體者善口。應於地之化。飛者善
色。走者善聲。木者善氣。草者善味。其所感各有不同。故其所善
亦有異。至於人。則得天地之全。晝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
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色。耳善
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蓋天地萬物皆陰陽
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於萬物而能與天地參
也。人而能與天地參。故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而人事之變亦
有皇帝王伯。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生長收藏。皇帝王伯有
易書詩春秋。爲道德功力。是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

各相因而爲十六。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爲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此而天地之道畢矣。其言凡十餘萬世鮮有知其道者。嘉祐中王拱辰以遺逸應詔授將作監簿。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不至。居嘗蓬草環堵不芘風雨而怡然有所甚樂。外人莫能窺也。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靜坐。脯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典至哦詩自娛。遇春秋出遊城中一人挽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爭相迎候。下至童僮厮僕皆驩相語曰吾家先生至矣。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仕宦道洛者或不之公府必之雍。一時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熙寧新法行州縣吏多投劾去門生故友皆貽書訪雍雍

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揆何益耶？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生平清而不激，和而不流，與人交久益尊信。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常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好事者務高其所爲，至謂雍有玩世意。又謂雍能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或者未必然也。臥病時，司馬光張載、二程晨夕候之，卒葬先塋，題爲銘墓，稱其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擊壤集。子伯溫、仲良。伯溫字子文，以河南尹與部使者薦，特授大名助教，調長子縣尉，改西京教授。初，司馬康素以伯溫爲可託，康卒，子植幼，伯溫至官進植。

誨之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康受教力學不懈卒有立伯溫秩滿當赴闕章惇方用事以嘗事康節欲用之至則先就吏部擬官而後見惇除監永興鑄錢監方西邊用兵從餉者得累數階伯溫以職事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位伯溫義不入京從外臺辟環慶帥幕應詔日食上書繼宗累數千言大要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後入邪等出監西嶽廟久之歷靈寶芮城二縣毋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復避童貫移知果州請蠲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以寬民力擢提點成都路刑獄盡載家屬以往會賊史斌破武休關踰漢利州將窺劍門伯溫與帥臣盧法原合謀拒守賊不能入蜀人德之後終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年七十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

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有何足惜然嘗爲
宰相當以厚待此事惟范忠宣有文正餘風故深知之恒欲薄
確罪言既不用退而行詞命然後去乃仁人長者之用心也劉
摯梁巖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能無過以貽
後日縉紳之禍由不知國體故也趙鼎少從伯溫遊紹興中鼎
爲相乞行追錄贈祕閣修撰所著有河南集邵氏聞見錄皇極
系迹宜仁辨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三子
溥徽猷閣待制博祕書郎傳朝請知郡

冊曰天挺人豪實惟我祖方盛知衰可行且止在洛居安
避蜀全美貽厥孫謀千古毘倚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少時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
足以踰及前輩既而師事河南穆脩受其易學脩受之種放放

受之陳搏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登天聖進士主衛州獲嘉縣簿權共城令躬叩邵雍之門知其好學篤志亟勞苦之雍言簡策之外未有所通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問物理之學乎他日又曰物理通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乃先示以陸淳春秋欲以表儀五經俟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雍後竟以易名世之才爲人朴直自信無少矯厲器雖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勸宜少貶以圖進獨石延年謂日時不足以容君盍不早棄再調孟州司法參軍州守范雍亦莫之知會雍建節延安人皆遠送出境之才獨以故事別于近郊雍後謫安陸見之洛陽前送者曾無一來雍始恨相知之晚尹洙因延年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稱其年幾強仕安於卑位無仕進意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

必過人遠甚恨貧不能決意而歸知之者當共成之延年又謂
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道邇乃薦
之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延年募兵河東辟爲澤州判
官授劉義叟以曆法轉殿中丞母憂除喪暴卒仰雍表其墓曰
聞道君子 劉義叟字仲更澤州人從學李之才強記多識精
於算術兼通大衍諸曆初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歐陽
脩薦其學術令專脩唐史律曆天文五行志母喪就家編纂改
著作佐郎書成擢崇文院檢討皇祐五年日食心適遇胡瑗鑄
鍾弁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鑄大錢占與周景王時同義叟言
此所謂害金再興上將感心腹之疾已而仁宗果不豫又月入
太微占後宮當有喪未幾張貴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
出于昴應在契丹宗真果死世稱其曆法遠出古今有楊雄張

衡所未喻者實之才授之也已未嘗病自言及秋必死擇地於
父冢旁以語其妻至期果卒妻如其言葬之所著有十三代史
志劉氏輯曆春秋災異諸書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父松依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松字喬
年第進士胡世將謝克家薦除祕書正字趙鼎爲相進校書著
作郎常同又薦陞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中以
論和議忤秦檜風御史言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
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天之上有何物父異之
授以孝經題其端曰不如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端坐以
指畫爲八卦慨然有求道之志年十八貢于鄉登進士調同安
簿選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出
家爲僧道旋請祠監潭州南嶽廟孝宗卽位三上書首言帝王

之學不可不熟講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老釋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必先格物致知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矣次言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今乃以講和之說誤之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衆之淺深徐起而圖之再次言監司守令本原之地在朝廷不可以不加意今乃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則夫尙在勢者豈無其人乎隆興元年入對又言陛下雖有生知之資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次言

君父之誓不共戴天今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
勝因陳古先聖王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除武學博士既而
與洪适論和不合丐歸乾道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密院編修
內艱免喪梁克家特申前命又辭詔獎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
改主管台州崇道觀熹自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
年始拜命龔茂良薦授祕書郎力辭復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
年史浩起知南康軍至郡典利除害值歲旱講求荒政勸人出
粟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間蒞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
論奏復白鹿洞書院創立學規人皆遵守明年大旱應詔條具
民間利病熹上疏畧曰人君恤民之本在正心術以立紀綱然
而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無
黨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亦不能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

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
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陛下獨與一二近習之臣朝夕謀議
上以蠱惑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早說
不樂壯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替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之嗜利
無恥者文武彙分各私其所喜則陰爲引援擢與清顯所惡
則密行訾毀公肆排擠交通貨賂盜弄威福所謂宰相傳賓諫反
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未嘗
敢一言斥之其甚畏公論者畧警逐其徒黨既不能深有所傷
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藥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使號令黜陟
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輩
陰執其柄上讀之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引疾請祠陳俊卿薦
之甚力趙雄爲帝言士多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多

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用其長使漸當事任能否白見上以爲然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錄前救荒之勞加直祕閣辭以所奏出粟人未推賞俟實行始受職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言陛下初常選拔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又不復廣取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者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陛下又慮其勢有所偏重因以壅已復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不知士大夫之進見有時其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孰若近習從容無間其便嬖側媚既足以盡心志而狡猾附會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內勢日重雖欲兼采公

論而外勢日輕重者既挾以滿其所欲輕者又借以恣其浸淫
惟陛下下了無所得獨受其弊何怪德業日墜綱紀日壞邪佞充
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乎上爲
動容會近郊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浙東提舉卽日單車就道移
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比至則米舟麇集矣熹又日鉤訪民隱
按行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多自引去所部肅然釐革丁錢和買
役法惟酷政有不便於民者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上語王
淮曰熹之政事却有可觀時蝗旱相仍前後奏請稍緩後時熹
不勝憂憤復奏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
其次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
舊負漕臣依條檢放宰職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
狀者各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

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害者不止於郡縣而上及於國家也熹行部至台州台民訟知州唐仲友者以百數熹訊得其實連上章劾之上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王淮與仲友同里且姻家頗忿怒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提刑新命轉以授熹辭不肯拜乞奉祠適陳賈除御史借鄭丙力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指言近日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遂奉崇道祠者五年淮罷局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入奏言近年刑獄失當經總制錢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積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何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陛下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

嬖側媚反居腹心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反叨政柄非不樂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望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讐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果天理耶敬以充之不使少有壅闕果人欲耶敬以克之不使少有凝滯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初熹赴名或勸以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願勿爲言答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及奏上論久不見卿今當處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辭丐依舊職改直寶文閣主管嵩山崇福宮又上封事言天下大本者一今日急務者六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凡飲食衣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

一不傾於蒙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不得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果有如此之功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左右近習前所而陳者雖蒙聖慈開諭然自王非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民膏血以奉軍儲士顧未嘗得一溫飽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以圖進用至使宰相不得議制置得失給諫不得論除授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心以正朝廷者未能如古聖王也至於輔翼太子惟王十朋陳良翰號能稱職此後不過邪佞薄庸妄之輩所講所讀姑以應文備數未聞有箴規之効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直以宦官數輩從容朝夕陪侍遊燕旣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衰雜進之害非所以嚴豫教也至選任大臣必得剛明公正

之人而後可任天下之事陛下豈不知之直以左右便嬖恐妨
已事多方排擯惟取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臨事決可
保其不至妨已然後任之是以除書未出物色先定姓名未顯
中外逆知必非天下第一流人物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
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反皆得
以窟穴盤據於其間其所以薰蒸銷鍊使陛下目見耳聞無非
不公不正之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雖有作姦犯法
未能深劄私愛勇付外廷是以紀綱廢於上風俗弊於下甚者
金珠爲脯醢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
求無復廉恥有一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羣議衆排指爲道
學加以矯激之罪必使無所容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若
夫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爲相盡取版曹歲入窠名

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輸之內帑顧以有名無實
積累挂欠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使經費闕乏督促日峻中外
承風競爲苛急而內帑之積二十餘年以來認爲私貯典以私
人宰相不得節其出入版曹不得考其存亡日銷月耗以奉燕
私之費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凡諸將求進必先掙尅士卒以
自結於權倖而後姓名達於貴將貴將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
而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然後具奏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
具備誠以爲公薦豈知其論價輸錢爲債帥哉彼有智勇材畧
之人孰肯抑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爲將帥
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
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
事無有不正否則徒爲文具而天下事愈不可爲矣疏入夜漏

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中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改祕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降詔獎諭擢知漳州奏罷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俗未知禮揭古喪葬嫁娶之儀以示禁男女傳經聚僧廬爲會及女不嫁而菴居者會朝議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後不果行子喪請祠復主管南京鴻慶宮翊善黃裳自言學不及熹與彭龜年奏乞召爲宮僚留正謂非不知熹恐其性剛不合反爲累耳乃差知潭州申勅屬郡令嚴武備遣人諭洞獠以禍福職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明教四方學者羣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赴行在因奏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心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念願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懸之意充未嘗忘

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會趙彥逾按視山陵言會稽土肉
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裂按別求吉兆有旨集議上言壽皇聖
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
不報有旨修葺東宮欲徙居之熹奏此必左右近習倡爲邪說
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
之心亦恐壽皇在殯興作土木神靈或有未安又聞太上是后
懼忤太上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聞內禪之說此又
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將有借其名以造謗
生事者此又臣所大懼願陛下明詔大臣首能修葺回就慈福
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使麤可居又願下詔自責減省輿衛過宮
之日暫變服色如唐肅宗改服紫袍執控馬前以伸負罪引鑿
之誠則太上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至若朝廷紀綱則

願嚴詔左右勿預其實有勲庸而褒賞未愜者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一以委之大臣使反覆較量酌取公道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疏入不報又勉上進德疏言願陛下於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玩經史近儒學數名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賜以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禮經與勅令子爲父嫡孫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代之執喪自漢文之後獨我壽聖皇帝超出萬古陛下以世嫡承重服制宜遵壽皇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

禮律且使先志之美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
將來啓殞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廟升祔復議迭毀之
制孫達吉會三復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裕祭則
正東向之位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
之室神宗既奉僖廟以爲始祖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不聽
除爲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辭不允上疏論劾韓侂胄居中用事
防微杜漸間不可忽御批惻卿耆艾恐難立講可除宮觀以爲
寶文閣待制固辭州郡差遣依舊提舉鴻慶宮沈繼祖誣以十
罪落職罷祠慶元五年致仕六年三月卒年七十一臨沒正坐
整衣冠遺書屬其子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
遺書爲言家故貧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徙建陽考亭簞瓢屢空
晏如也諸生遠至與共豆飯藜藿登第五十年任祇九考立朝

纔四十日黨禁嚴錮猶口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笑而不答其爲學必務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乃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學庸章句或問語孟集註大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程氏遺書伊洛淵源及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皆行于世及將寔復有言其徒送僞師之葬四方會聚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下令隨處守臣約束嘉泰初學禁稍弛詔復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侂胄死復遺表恩賜諡曰文嘉定二年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

敷國公淳祐初從祀孔子廟廷以其學庸語孟訓說立於學官
有文集百卷生徒問答八十卷別錄十卷黃翰稱道之正統待
人而後傳語載弘道錄世以爲知言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冊曰天作斯文開來繼往宋始肇其厥先皇象一朝一夕
何能勉強莫惟今時儒蹤絕鞅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孫居婺州陰後登第復中博學宏詞教南
外宗學改嚴州教授內艱居明招山四方學者爭趨之倡明道
學爲一代宗師除太學博士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至於恢復
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又陛下方廣覽豪傑共集事功願
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其善試僥倖之說不
得以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
伸大業可成矣名試館職文特典美擢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

考試禮部得陸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崇道觀召除
祕書郎李焘薦同修徽宗實錄而對言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
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
令職任率爲主上所侵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
伸縮之譬如人之關節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願陛下虛心
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
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其遠過者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
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故於倣擾艱危之後人心牢固無纖毫可
虞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雖昌熾盛
大之時此病已見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
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變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
命蔡皇朝文鑑除直祕閣尋主管沖祐觀卒年四十五嘉定九

年賜諡曰成祖謙孝友恬淡晚更德宇寬洪

諡載弘道錄

真德秀言

其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所修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有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諸書學者稱爲東萊先生寶慶二年錄子延年以官景定二年封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

林之奇字少穎侯官人甫冠從呂本中學于閩中鄉舉赴禮部試行至衢州以不得事親縉然而歸向學益力本中奇之從學者踵至登紹興進士調莆田簿長汀尉召爲祕書正字轉校書郎時猶用三經義之奇亟請罷斥上言王氏三經比之王何之罪深於桀紂正孔孟所謂邪說誠行滯辭之不可訓者也或傳金人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言久和畏戰人情之常故彼常以虛聲恫喝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吾和也吾果欲

與之和宜無憚於戰則其權常在我矣以痺疾乞外由太宗正
丞提舉閩舶奉祠家居自稱拙齋呂祖謙因之受學卒年六十
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楊子講義道山記聞行世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喜談兵下筆數千言嘗攻
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奇其才歎曰國士也
延爲上客葵入叅政令亮徧交當世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大
學中庸令究心性命之學隆興初領解額會金人約和天下忻
然幸得藉息獨亮持不可因土中興五論不報退脩于家學者
多從之益力學著書嘗圖視錢塘見地下於西湖喟然曰城可
灌也淳熙五年亮更名同上書孝宗畧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
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
所相承也一旦挈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有所係屬而正氣

鬱。遲久不得。必將有所發泄。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自檜倡邪議。至今三十年。君父之大誓。不復關念。幸而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殄滅。而隱忍迄今。又有七年矣。昔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相殺。舉一世皆安之。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人道遂爲禽獸。義不能以一朝安。故發其志於春秋。以懼亂臣賊子。使學者誠知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今金人植根既久。不可一舉而滅。國家大勢未張。又不能一朝大舉。故人情皆便於通和。適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人所甚便也。何者。凡今日之指畫。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今日之大言。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人才固必以用而見其能。否。兵食亦必以用而地其益。虛使兵端一。

開則其跡敗矣。昔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相安於頊頊固陋。陛下又樂見羣臣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雖有超羣出眾之士，擯棄而不得驟日月蹉跎，老將至矣。往時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使人不知所備，故兵無日不可出。今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大國，無兵聚糧，文移往反，動涉歲月，此豈能戡出師哉。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昔晉楚戰於郟，樂書謂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亦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後晉楚弭兵，子罕又謂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典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故雖成康太平，猶四征不庭，張皇六師。此李沆所以不願與遼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

以惰人心。失策甚矣。何不倡明大義。慨然與金絕。貶損乘輿。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振天下之氣。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人心不敢惰矣。從而東西馳騁。虛實相補。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大不御而自退。當有處外之士。奮然而起。惟陛下之所任耳。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其人才各盡心於所事。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一興。四方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以義理廉恥。嬰士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雖能使天下皆出於規矩準繩之中。然而契丹抗衡。分爲

南北兩朝。苟微澶淵之役。幾何不寢弱乎。故仁宗增幣之事。富弼謂天下強弱之勢。不操於我國而反屈於外敵。乃深以爲恥。終身不敢自論其勞。幸而其君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勸農桑。務寬大。憂郡縣。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其後進羣臣之說。欲更法易令。而廟堂輕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輕。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腹削之。此所以不能洗國中之恥。而卒發神宗之大憤也。王安石首進正法度之說。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天子。別行封祿。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典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寄於

宦豎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見今日方田。明日保甲。銳然南征北伐。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所爲不知立國之本末者。不足與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以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勵復讐。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又以繩墨取人。文法涖事。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應度外之求也。且夫吳蜀天地之偏。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五代時被兵最少。其風俗自來華靡。今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上下晏安。稱爲樂國。山川之氣發泄無餘。

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公卿將相大半皆江左閩蜀之人。場屋稱雄。又多文墨小技。陛下據已耗之氣。用日衰之士。鼓一方習安脆弱之衆。欲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楚始以虎視齊晉。終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光武起於南陽。又二百餘年。先主奮於荆楚。又百餘年。東晉南渡。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自此歷隋與唐。以至本朝。未有五六百年氣蘊而不發者。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從周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眞宗東封西祀。實本朝太平極盛之時。後六十年。神宗以丁未歲卽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又六

十年丙午丁未適遇靖康天獨啓陛下於是年今去丙午丁未
不過十年陛下可不思以應其變乎臣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
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議論皆不足以起發人意臣是以知陛
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
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
之由天人之際昭然可攷始悟今世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
學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
謂之性命乎又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聲伸氣以
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書奏帝將擢用爲大臣所沮乃
命赴都堂審察復問所欲言亮落落不少貶待命十日又上書
其三言藝祖用天下士人以易武臣固本朝以儒立國之意至
今日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反其道以教之

作其氣而養之。使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自其變通之道。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聽之。書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爲社稷計。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歸益。鴈志向學。值高宗崩。金遣使來吊。簡慢車駕。欲幸建康。光宗由潛邸判臨安。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觀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不待智者知其必不濟也。陛下天年已高。馳驅運動。誠非所宜。何以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唐肅宗命廣平王故事。時將內禪。不報。在廷交怒。以爲狂。

惟未幾光宗策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擢進士
第一上素知其人大喜曰殆天留以遺朕也孝宗在南內寧宗
在東宮聞知皆喜將欲大用授建康府判官未至一夕卒亮生
平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
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惟恐弗及然性豪俠輕財貨家館中達畸
人寒士衣食之常不輟屢遭大獄瀕死者再以君相切察憐其
才得免卒之後葉適請于朝錄一子官端不初得諡文敏再官
一子

弘簡錄卷一百七十之七

終

弘簡錄

卷一百七十七

三

道學宋九二